

## H 动物档案

## 蝉雨湿轻愁

■ 宫凤华

汪曾祺在《夏天的昆虫》中描述：“我们小时候则用蜘蛛网。选一根结实的长芦苇，一头撕成三角形，用线缚住，看见有大蜘蛛网就一绞，三角里络满了蜘蛛网，很粘。瞅准了一只蝉：轻轻一捂，蝉的翅膀就被粘住了。”流露出汪老对乡村诗性恬淡生活的缅怀和眷恋。

三国曹孟德曾作《蝉赋》：实淡泊而寡欲兮，独怡乐而长吟。声嗷嗷而弥厉兮，似贞士之介心。内含而弗食兮，与从物而无求。栖高枝而仰首兮，漱朝露之清流。可见蝉在文人笔下总被赋予丰富的意蕴。

蝉是乡村的歌手，夏天的小提琴手。操一口老家的方言，用诗歌说话，谈论爱情和故乡。它们用泥土一般质朴的声音，为平和寂寞的乡村生活平添一缕朴素而温馨的感动。

夏天的燠热势不可挡，人们纷纷追逐着幽静和绿荫。乡下古旧的小院里，填满了麻雀和蝉们的欢喜与喧闹，暮色清凉而欢悦。小院里流淌着古意。

嗤嗤——不知哪一只蝉儿率先亮出了歌喉，然后此起彼伏的蝉声便会淹没吉祥的村庄，浸透空翠的树木。蝉声，清脆而洗炼，干净而晶亮，时而流水淙淙，时而松涛阵阵，时而竹林滴露。声声蝉鸣如静女素手弄琴，弹拨着心底最优雅动人的弦。

蝉鸣是夏日清丽的绝句，韵律和谐，平仄有致。蝉声漫润着生命的质朴，如同我们玩乐时疯狂的呐喊和尖叫。一听到它们，我们仿佛听到了亲切的乡音，品咂到绵醇的乡愁。

常记乡村孩童捕蝉的浪漫情节。孩子们通常会拿一根长芦竹，芦竹顶端系着网袋。竖起耳朵锁定目标，不顾荆棘尖刺，蹑手蹑脚地潜过去。最后，网袋成了蝉的禁锢。有时也在竹竿上绑上面筋，对准蝉儿一截，粘住蝉了，树下一片欢腾。

粘到不叫的雌蝉，往往随手一抛。那蝉儿在夕光中，俯冲，升腾，消遁于葱茏的树林里。或用一根棉线儿系住蝉的一只腿，牵着它慢慢跑。年迈的祖母蹲在朴茂的构树下剥茭白，如同轻剥一段寂寞时光。酷热的夏天在孩童透明的欢乐中渐渐退隐。

只有夏天，才能让蝉儿酣畅淋漓地享受生命的快乐，才能让蝉儿如夏花般恣意绽放生命的浓烈。蝉声滴落而下，雨丝一样清灵流动，又如不慎裹挟的露珠，大珠小珠落玉盘。密集的蝉声倾盆而下，身上一片湿淋淋，内心充盈而滋润。透过蝉鸣纷纷的旋律，我们摸索到的是充满魅力和张力的乡村风情，是沉甸甸的稻穗和栀子的幽香。

夏夜蹲木桥睡凉席听夜蝉颇有情趣。蝉声戛然而止更显莹润。夜气清凉，月色清远，掬一缕萤光，歌窈窕之诗，发思古幽情，“遇凉风暂至，自谓是羲皇上人”。

蝉是生活在我们高处的市井之人，穿着灰色棉服，用清脆的歌喉在岁月和枝条上写诗诵爱。蝉拼凑出完整的夏天后，就会结束狂欢的盛宴，黯然退场。蝉有五德：饥吸晨风，廉也；渴饮晨露，清也；应时长鸣，信也；不为雀啄，智也；垂首玄缕，礼也。诚信斯言。残阳濡染，有一种即将褪去的娇羞。聆听一段蝉唱，自己的心灵也跟着透明澄净起来，有一种“何处惹尘埃”的彻悟。

“西陆蝉声唱，南冠客思深。”身处炎夏，且用心去倾听这纯净天籁。慢下来，走出喧嚣和浮躁，让激越的蝉鸣涤荡胸中的郁结，让心灵充盈着久违的温润和感动。

■ 李焕才

我们村这条路是海水开的。

涨潮了，海水跑过来，急匆匆，来到一道山岗边，没了去路，急了，泛起哗啦的波浪，那浪头举着，一次次扑过去。山岗不理会它。海水无法越过山岗。海水很烦躁，依然来回冲刷，可都徒劳无功。海水累了，有气无力，百无聊赖在山岗下徜徉。海水泄气了，不再在山岗边逗留，无可奈何掉转头，灰溜溜地走了，也就是退潮了。海水逃走后，藏在水下的滩涂裸露在山岗下，浪头冲刷过的山岗边就变成一条弯曲的路。

我们村是个渔村，三面环海，只有这道山岗和陆地相连，山岗的那一头，就是新英镇，山岗边这条泥泞路，就是村里人走上镇去的唯一道路。

渔村人靠海吃海，男人扬帆出海，捕鱼捞虾捉螃蟹，女人就下海滩赶海，挖沙虫、泥虫、海螺。海鲜捞回村来了，女人就挑到镇上赶集，然后买回瓜果蔬菜，买回番薯芋头大米，当然也买回油盐酱醋以及各种各样的日用品。村里人站在村口朝西边望去，那长满荆棘和仙人掌的山岗在左边，右边是白茫茫的海水，水与山在山岗边热闹地吻合，吻成一条弯弯曲曲的线，一路蜿蜒过去，极是好看。潮水忽然退离山岗了，村里人就急忙卷高脚裤，屁颠屁颠走出村口，

天涯飞歌 纪念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30周年

## 村路变奏曲

踩下海滩，顺着山岗边朝新英镇走去。

几十年过去了，我们村里人踩着这条坑坑洼洼的泥泞路走上镇去的情景，依然镶嵌在我记忆的屏幕上。

女人们都是成群结队上镇去，挑着担子，走成一行，扁担在她们的肩上有节奏地晃悠，可是，每个人都低下了头，紧盯着脚下。她们都光着脚板，那脚板噼啪啪踏在水渍的地面上，泥水不停在脚边溅起。这条路上有水洼、浅坑和泥潭，要是不小心，哪一脚踩得不扎实，脚底一滑，一趟趟，就摔个四脚朝天，肩头上的担子也就应声落地，扁担和竹篮丢在一边，海鲜也满地散落。经常看见女人们走着走着，突然哎哟一声，摔倒了，溅起一片泥水，咬着牙爬起来时，就扶着扭伤了的腰腿痛苦地呻吟，即便是没有扭伤，身上糊着脏兮兮的泥浆，像个泥人，也无法上镇赶集了。

年轻人也要上镇去，到镇上来风光。大家满心欢喜，把自己收拾得整整齐齐漂漂亮亮的，可是，踩上山岗边这条水渍的滩涂路，烦恼就爬上眉头。他们急忙把皮鞋脱下来，一只手拎着，另一只手提裤脚，小心翼翼地，像要躲开地雷。穿拖鞋的人不在乎，沓拉沓拉走着，可泥水放不过他们，在身后纷飞，不一会，他们背后的衣服便布满星星点点的泥污。后来，村里的年轻人上镇去，都聪明地穿塑料

凉鞋。但是，他们也不能省心。走到镇口，大家就忙着找水，蹲在那池塘边，七手八脚洗掉鞋上脚上裤子上的泥污，再收拾好情绪，才踏进镇去。我家隔壁阿荣很憎恨这条泥水路，每次上镇，他都是一路骂过去，又一路骂回来。他别出心裁买了一辆自行车，骑车上镇去。他那自行车被村里人叫做“洒水车”，骑在水渍的路上，泥水哗啦啦向两旁溅，远远听见自行车的铃声，路上的行人就急忙躲开。这辆自行车还是不让阿荣干干净净上镇去。他骑了一会，就要下车，扛着车跨过一道水沟，或者踩过一个泥潭，变成了车子骑人。他骑着骑着，突然撞上一个浅坑，车和人都翻过去，摔倒在泥水上……

后来，我踩着这条水渍的滩涂路走出村去，到外头读书，然后在外头工作。

上个世纪九十年代，我到新英镇来开个诊所。这时，我们村到新英镇已经筑了一条土路，紧挨那山岗边，路面虽然不很宽，可是高高的，涨潮的海水只能在它的半腰徘徊。路上的人很多，有走路的，挑担的，骑单车的，还有骑摩托车的。我发觉，这些人不都是我们村里人，也有镇上的，还有其他地方的。我们村里人用不着到镇上来赶集了，村里有了集市，海鲜摆在集市卖，周边乡村的人也把瓜果蔬菜以及芋头番薯大米送进来，

还有人在里边摆肉摊。我经常见阿荣上镇来，他骑一辆鹰牌摩托车，脚下总是穿着皮鞋。一天早上，我看见阿荣坐在街边的小吃摊吃炒粉，他穿一条短袖T恤，穿一条短裤，脚上仍穿着一双皮鞋。我说，阿荣哥，大热天的，还穿皮鞋，不热吗？他的眼睛眯笑着，嘿，习惯了啊！我又问，有啥事上镇来这么早？他说，上镇来吃早餐呢。我说，村里也有食店，何必跑那么远到镇上来。他的眼睛又飘出得意的目光，说，哪远呢，跨上摩托车，打个喷嚏就到了啊。顿了一下又说，新炒粉好吃，有名声呢！

不知不觉，我们村这条路已经变成了水泥马路，越来越繁忙，可行人却少了，跑来跑去的是电动车、摩托车、拖拉机、卡车和小轿车，让人感觉，从村里拉出来的东西总没完没了，送进村里的东西也没完没了。现在的阿荣不再骑摩托车了，开一辆小轿车，他当出租车司机。一次，他送一个病人到我的诊所来，顺便走进来坐。我问他，近来忙吗？他说，忙死了。我说，有那么多人打的吗？他说，现在的人们都做很多事，经常出门，又喜欢打的，只载咱们村里的人，就够忙了。我说，班车很方便，村里人都不坐班车啦？他笑着说，坐呀，可是打的便捷，快速，舒适，许多人都不在乎几个钱，尤其直接从家门口坐车出来，回去时，又直接送到家门口，爽啊！

## H 家在海南

## 精神船屋

■ 段万义

仿如抹平一家人的心酸事。

出来后，门口斜下低垂的茅草触及了我的肩头，犹如一位时间老人致以亲切的问候，想来便有几分愉悦跃上心头。冬暖夏凉的船屋，茅草檐设置低矮，几乎延伸到地面，在多台风的海南，大抵是为防风防雨之用，这足以显现先人的智慧与创造。几千年的黎族建筑的结晶，看似取材简单，而实际非常讲究，令人叹服。

据介绍，在这个“中国传统古村落”里，黎族人从小耳濡目染，大多延续了古法船型屋建筑技艺，因而其被列入国家级非遗名录。从时间上讲，若一家人建造一所这样的船屋，大约需要两个月。但村里人盖房往往是左邻右舍一起帮忙出力，花上短短的五六天即可，其团结互助可见一斑。

移步村东南，缓坡上有一排集中的谷仓。小小的谷仓为日后的生计保障，看似船屋的附件，实则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。其形状大致与船屋相仿，但防潮防鼠是首要任务，因而谷仓不像上述的落地式船屋，而是以基石垫底，离地悬空，上架纵横方木，铺上木板作为地板。顶端架圆梁，房顶由竹、木架设，以茅草盖顶，用于防水。谷仓内外用粘土和泥糊一层，地板糊一层几厘米的泥，均起到密封作用。

在村头村尾的僻静处或主屋的旁边，见到一种小房子，系黎家闺女豆蔻年华之际独居的闺房（黎族称“隆闺”）。这种不设灶的小睡房，只有一镜一梳的简陋布置。孩子大了，便不能再与父母及弟妹同住一间房，于是小房子应运而生。

村后的苍老厚皮树，在此守候着见证黎族文化与历史的船屋，也守候着时光的消逝。

船屋中间立有三根高大的柱子，据当地黎族人说这叫“戈额”，是男人的象征；两边有六根短柱帮扶，叫“戈定”，象征着女人，意即由男女构建方成完整的家。木柱多为心材，下面垫有石块，不仅为了美观，而且起防潮之功。重踏屋内泥地，坚硬平整，全由粘土加水反复捶打、晒干而成。

抬头看拱形屋顶，以竹木藤扎架，先一层

层细致地铺上特别形制的茅草毡，再盖上当地特殊的茅草。墙壁以竹干细密编制，再糊上稻草泥，将之抹平，

我带回一株石斛兰，种在花盆里，放在阳台上，精心为它浇水，施肥。

每天清晨，天微微亮，石斛兰昂首向上，迎来第一缕阳光。

第二年春天，我惊喜地发现在那丛绿叶中，石斛兰长出了几个粉色的小花苞，非常典雅可爱。不久，小花苞像雨后春笋般绽放。紫红的脉络清晰可见，粉嫩的小花嵌在花枝上，甚为精致，美轮美奂。

那年爬山，我与石斛兰的相遇显得格外亲热和欢欣。

那天，太阳暖暖地照着，山涧小溪淙淙流淌，小鸟在花间啾啾鸣叫。我第一次见到可爱的花儿——石斛兰。它从一片绿中托出紫红的花朵，给我带来一阵清爽，悦目。

石斛兰，花亮丽，花瓣通常较窄，唇瓣完整，或有六瓣，与蕊柱基部相连，有序排列，花期较长。

## H 草木芳华

## 一株石斛兰

■ 曾洁

我带回一株石斛兰，种在花盆里，放在阳台上，精心为它浇水，施肥。

每天清晨，天微微亮，石斛兰昂首向上，迎来第一缕阳光。

第二年春天，我惊喜地发现在那丛绿叶中，石斛兰长出了几个粉色的小花苞，非常典雅可爱。不久，小花苞像雨后春笋般绽放。紫红的脉络清晰可见，粉嫩的小花嵌在花枝上，甚为精致，美轮美奂。

那年爬山，我与石斛兰的相遇显得格外亲热和欢欣。

那天，太阳暖暖地照着，山涧小溪淙淙流淌，小鸟在花间啾啾鸣叫。我第一次见到可爱的花儿——石斛兰。它从一片绿中托出紫红的花朵，给我带来一阵清爽，悦目。

石斛兰，花亮丽，花瓣通常较窄，唇瓣完整，或有六瓣，与蕊柱基部相连，有序排列，花期较长。

## H 流年剪影

## 那年高考

■ 徐永清

我高三的时候，班里转来三位男生。一位是郭同学，考上北大哲学系，对专业不满意，决定复读一年。一位是冯同学，在部队当了2年义务兵，转业后决定参加高考。一位是赵同学，参加2年高考，没有考上理想大学，在社会打工2年，然后又回来参加高考。

这三位同学是同一天来报到的。他们一人一个座位，都坐在最后一排。

郭同学自视甚高，平时不苟言笑，独来独往，但是有同学向他请教问题，他都会认真讲解，因为他的科目太拔尖了，很多时候同学们问他的问题比问老师还多。有时候老师们也会在下课的时候说，有不明白的地方，找郭同学解决。

郭同学经常在课上做自己的事情，比如历史课，他看二十四史；政治课，他看《参考消息》《环球时报》；语文课，他看钱钟书余秋雨等名家的书。老师们都知道郭同学是个奇才，所以对他上课不听讲也算是开绿灯，毕竟每次考试郭同学很给面子，第一的位置没人可以撼动。有次数学课，数学老师讲了一道奥赛题目，结果在某一个环节卡住了，数学老师很尴尬，郭同学举手上去解围，把老师的解题方法全部擦掉，用另外一种方法快速解完，数学老师带头鼓掌。

冯同学成绩不怎么好，但却是全班最认真的一个。早上同学们陆续去教室早读的时候，冯同学已经去操场跑了5圈，语文英语都背了好多页。有人问冯同学为什么起这么早，他说：“我基础弱，必须要比你们努力。高考时间很紧张，用好时间等于抢占了先机。另外，2年部队生活让我有了起早的习惯，也给了我不言败的做事态度。”

于是，起早的同学逐渐增多，我也加入了起早的队伍，当时天还蒙蒙亮，可以看到操场上一长串的人，在冯同学的带领下，有秩序地慢跑。

赵同学显老，比我们大了五岁。他像个老大哥一样，经常和同学们笑哈哈地聊天，尤其到了后来模拟考试非常频繁的时候，很多同学考得不理想，甚至有些女生看到考差的成绩会难过地趴在书桌上哭。赵同学是个乐天派，他会和那些心情不好的同学主动聊天，他经常讲他过去的故事。比如复习的时候打游戏被父亲抓到后挨打；比如去店里当服务员的时候，被老板和客人责骂；比如自己摆地摊被人抢劫等等。同学们都被他的人生故事吸引，对赵同学报以同情。赵同学总说：“不就是模拟考吗？不要太难过，难过就想我，天无绝人之路，跌倒了就爬起来呗。”有人问赵同学：“你都这么大了，也复习多年，你家人怎么就同意你复习呢？”赵同学说：“我自己打工挣钱来高考的，现在我复习高考是瞒着家人的。”我们问他：“为什么要瞒着家人？”他说：“自己都长大了，总不能让家人担心吧。自己能做的事情就自己努力做吧。”我们又问了一个也许让他难过的问题：“要是这次高考又没考上怎么办？”他笑笑说：“我对自己的选择负责，我在乎我今天的脚印，不去考虑抓不住的明天。”

在这三位同学的带动下，我的班级很快有了一种精神上的默契感，积极向上，不骄不躁，团结友爱，勤奋踏实。

我在他们身上感受到一种超越我们应届高三生的成熟感，学习目标明确，自觉性和自制力很强，抗压能力很强，学习效率高等等。这是高考带给他们的成长，也是挫折带给他们的蜕变。

高三一年，记得郭同学对我说过：“不要满足于优秀，应当把自己做成卓越，卓越才有伟大。”

记得冯同学对我说过：“你不坚强，没人替你勇敢。你不努力，没人替你尽力。”

记得赵同学对我说过：“青春经不起回首，因此只管往前奔跑，把自己跑成路上的一道风景。”

那年高考，郭同学弃北大清华，冯同学上了一本，赵同学上了二本。

毕业照那天，郭同学没来，他陪他妈去菜市场卖菜去了。冯同学没来，他坐了长途汽车去见老班长了。赵同学来了，他带了父亲母亲和姐姐过来一起拍毕业照。

如今毕业照已经泛黄，同学们也各奔东西，我听到《同桌的你》的歌声还会鼻子发酸。每年高考来临的时候，我还是会去那个紧张的考场，还有交卷时候的铃声。

我还记得高考结束的那天下午，我们可爱的老师们在校门口站成一整排，拉起一条很红很长的横幅，上面写着“迎着高考走向成年，祝福你们，你们是母校的骄傲”。那一刻，我们和老师相拥而泣。那天，树上的知了发疯地唱歌。那年高考，我18岁。

 投稿邮箱 hnrpbz@163.com